散文

聚散两依依

■姚彩霞

从班长五月开始筹划同学聚会，一直到八月召集，总有一种隐隐的期待蛰伏在我心底。班长千挑万选的日子，8月18日，这么吉祥的一组数字排列一起，却组合出一场暴风雨来。风雨无阻，我们如期而至。

淮阳南湖之滨，一家酒店阁楼，聚集了阔别数年的同窗，有的偶尔也见过，也有整整十三年才得一面的同学。每位同学入场式虽多有雷同，但大家评头论足的热情，总会为本已沸腾的大厅推波助澜一番。我和同往的几个好友刚一露面，还没来得及和大家问好，便被三四个重量级的女同学围攻起来和我PK身材。我们面面相觑：时光大师真的很会变戏法，当年的窈窕淑女变得体态臃肿，而当年的水桶腰却被塑造成了小蛮腰，不由你不服气，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玄机。

我的同桌错过了五年前的那次同学聚会，当时我们久久相拥的百感交集，其间已横亘着十多年的光阴，倾诉的渴望，追随着我们被时光雕刻的蛛丝马迹。十三年了，原来的少男少女已经开始步入中年，那张笑脸轮廓尚在，只是平添了岁月沧桑，曾经的天真烂漫，曾经的青涩懵懂，退隐到记忆里去了。我们畅谈着，一段又一段往事唤起我们对彼此的回忆，于是，一些遥远的点点滴滴又在叩响心扉，仿佛昨日重现。每个人都笑着，感叹着，声音飘在窗外的湖面，和着雨声，荡起无边无际的涟漪。倾诉，在这里交融！

当晚，四张满座的筵席上摆满了美酒佳肴，大家开怀畅饮着，一杯杯用情和谊酿制的琼浆玉液芳香四溢。在同学面前，无须客套，更无须矜持。我们逐个为老师敬酒，喝酒前，每个同学都会提起当年的趣事，细节依然清晰可寻，总能引发阵阵开怀大笑。酒过几巡，大家开始争着抢着唱歌、跳舞，直至午夜。也有同学，一夜未眠，玩了通宵，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没有浪费这来之不易的相聚和相聚时的分分秒秒。

翌日清晨，雨丝毫没有停下脚步。班长把五颜六色的伞分送到同学们手中时，我想，这场来之不易的相聚也怕被这把伞给送散了吧。当我抬眼看到同学们结伴在伞下亲密携手共担风雨时，才意识到我多虑了。这样在风雨中相聚，会增添彼此在心里铭刻的色彩，还可以留待日后慢慢品味。

重返校园，这里不知何时变得如此沉寂，缺少了以往的生气，或许是星期天的缘故，操场上没有了年轻的身影和纯真的笑脸。连母校的名字都改掉了，我们的那个时代就这样被淘进了历史。我和同学们极力寻找着没有改变的东西，已经破旧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依然如故，如今只能靠这些，来鉴证我们过往的青春，鉴证我们再次相聚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。走了一大圈，大家不约而同停在校中央的标志性建筑前合影留念。

感谢这场风雨，成就了我们在东湖赏荷的另一番意境：留得残荷听雨声。我们分乘的几艘游船，在烟雨濛濛的湖面上穿梭。我站在船栏边上沿着航线欣赏浓云密布下的残荷。随着风浪跌宕起伏，整个色彩虽然不明丽，反而增添了一份艺术效果。远处的荷群仿佛一幅水墨画，衬托着我们这群带着“绿帽子”的帅哥靓女。大家不断地按动快门，设法留住这份难得的好心情。

东湖渔村的午宴，琅琅笑声、阵阵欢语之后，天空终于放晴，阳光怯懦地洒向我们，时隐时现，或许阳光也在试探我们会不会怪罪它缺席我们的相聚时光。

就如时间不可能在相聚的时刻永远停留，分别，这个让我们都不愿面对的时刻还是来了。为了再次相聚的美好，我们终将走出彼此的视线。大家背上行囊，在陶然中依依离别……

小说

在家升国旗

■尚纯江

“儿子，起床。”

“儿子，拿国旗。”

“儿子，奏国歌。”

“儿子，升国旗！”

张国庆是一家商场的老板。每年国庆节清晨六时，张国庆会准时在家中的那根旗杆上，亲手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。这是他20多年来铁打不动的规矩。在仙城，在家中升国旗的，唯独他一家。人们笑他，说他痴笑他呆。他总是一笑了之，照样在自己的家中升起那面五星红旗。

张国庆原来是一个海防哨兵，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，在那座杳无人烟的小岛上，他一呆就是十年。十年间，他升了十年的国旗，也守护了十年的国旗。不管多么恶劣的天气，他都要亲手升起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，让那面红旗飘扬在祖国宝岛的上空。

记得他刚上小岛时，连长告诉他，1975年，为了让五星红旗升起在宝岛的上空，一位老连长带领着一连士兵，在南越军队的枪林弹雨中，收复了祖国的宝岛。而那位连长和30名士兵的鲜血洒在了这个小岛上。国旗一旁的墓地，便是英雄们长眠的地方。他们虽然逝去了，却仍守护着五星红旗。

其实连长不知道，那位把生命留在这个小岛上的老连长就是他的爸爸。爸爸去世那年，他15岁。

18岁那年，他参军入了伍，穿上了绿军装，来到了爸爸长眠的地方，在这里一呆就是十年。十年间，爸爸陪伴着他巡逻、站岗、放哨，升国旗、守国旗。转业后，他在家中立起一个高大的旗杆，在旗杆上方升起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。他知道，那面五星红旗的红色里面，有着先辈的鲜血。从此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便在他家的上空猎猎飘扬。

每年国庆节，他和儿子就把旧红旗换下来，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。

那年国庆节，张国庆照例早早起了床，下意识地喊儿子，却发现儿子不在身旁。原来他的儿子今年考上了一所海军院校。张国庆这才想起了老伴。老伴李霞早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拿在手中，等待他的号令。他的老伴原来也是一名士兵。他不禁哑然失笑。正笑间，他的手机响起，是他的儿子打来了电话。

“爸爸，该升国旗了吧，你把电话打过来，我奏国歌！”

张国庆拨通了儿子的号码，那首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便在小院中响起。张国庆“啪”的一个敬礼，庄重地从老伴手中接过国旗，将那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挂在旗杆上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高亢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缓缓升起。他和老伴立正敬礼昂头，向国旗行注目礼。

透过朝霞烂漫的天空，张国庆仿佛看到儿子在电话那一端，向着学校的国旗立正、敬礼、行注目礼，心中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散文

不再回来的时光

■周存亮

不知为什么，这几天总是想起初三的那段时光。那是我人生中一个拐点，有我的迷惘，有我的执著，有我的苦涩，有我的追求。走过，便是一首歌。

我先想到了那条小河。河水不堪一握，河床却极为宽阔，据说曾是赵匡胤的运粮河。我迷恋它婆娑的柳影杨荫，迷恋它的僻静幽古。河坡上小道逼仄，女儿茶、竹芽草、椿芽、榆苗、裸露槐根荒芜了小径。我握着我的唐诗三百首，边走边读。

短栖的画眉、偶至的戴胜、觅食的麻雀、低徊的鸽群在草丛中、低灌木上飞来飞去。有时还能看到稀少的鹭鸟拖着细水草般的瘦腿，在水边贼一样地疾驰。踏着轻快的脚步，我忽然听到了嗡嗡的读书声。哦，学校，教室，两个月后的中招！我把唐诗握成卷，慌慌地融入喧沸的教室。

我不得不“long long ago”地背着英语，背着我不喜爱的政治词条。我要走出这片寂寞的土地，我不愿再重复祖祖辈辈的生活。范超群老师是最爱在课上朗读我作文的老师，尽管他已不再担任我的课，每每见到我，他依然像以前一样亲切：加油啊，孩子，今年你一定要考上的。我抬头看一眼他苍苍的白发，惶然低头：我会的，老师。然后飞也似的逃开了。哦，中招！

我又想到了小河的另一边——家。在落日的余晖里，几株泡桐树笼上一层瑰丽的光环。院子里潮湿，静谧。父亲有时缓缓地挪动着羸弱的病躯从屋里走到屋外的树下，无声息地如影子一般。他有时就在院子里的小床上闭眼躺着，尖尖的黄黄的脸颊上，多是一行浊泪。父亲在村里能干是出了名的，过度劳累、无规律饮食招惹的结肠炎，把父亲折磨成秋风秋雨中的一片黄叶。

我匆匆忙忙赶回家，把牛牵进圈，再倒上一槽刚从村后扯来的青草。我原是很怕那头牛的，它又狂又猛，又倔又暴，多次不老实地把我的脚踩得青肿，把我拉得像麦场上碾麦的石碾。后来，我长了心眼，它欢腾时，我把牛绳放松；它稍懈，我把牛绳扯紧。在我们一次一次的僵持中，它慢慢地默认了我这个小主人。我吃上一个干馒头，饮上一瓢水，给牛倒上最后一槽草，迎着四起的凉风去学校上自习课。

有月光的晚上，河床上斑斑驳驳，枝叶交错，浅草嫩芽上满是湿湿的露珠。河心的细流低缓而拘泥地前行，像老祖母深夜在娃儿耳边的呓语。下了自习，一行几人走着说着笑着，沐浴在暖暖的夜色里。走过河岸上的古墓园，一行人就禁声不言了。这是我们儿时追逐的乐园，是采桑葚烧烤东西的营地，是白天攀登无数次的山顶。现在，我和同伴们无言地走过，心里涌上的有留恋有感慨有人生的无常，还有奶奶讲的鬼故事中形形色色的树怪人妖。但我不怕，我在一本连环画里早就记住了那句名言：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鬼，是人。

墓地前不远处就是院落，有人的喧闹，有狗的轻吠，有猫在叫春，远远近近地。树缝间漏进的月光陡然清朗了许多。

松香的清新氤氲着月影交错的小院落，回荡着奶奶轻柔细碎的脚步声。我父亲病后，奶奶送香祈愿由原来的每月初一、十五增至每天早晨至夜深人静时。我推开厨房，再吃上一个温在锅里的馒头，喝几口开水。

我睡前还要做上几道题，读上几页小说。我知道父亲因无钱住院而一直熬煎着的病，我知道不几天满院的泡桐就要被人锯走了，尽管桐花已含苞。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我能听到奶奶和母亲一次又一次催我入睡的提醒。有时奶奶还给我端来一大碗开水，站在我身后默默地看我写字，听我把书页翻来翻去的声音。

春末的骤雨饱满了麦穗，涨平了窄窄的砖桥，砸落了一春的风沙，也洗去了我学习英语的耻辱：成绩固定在90分左右，不再是那可怜的50分。那个豁了一颗门牙的英语老师曾用烟头烧得焦黄的手指指着我说：你是今年班里最饱满的麦穗之一。我脸一红，就跑开了。我想，我要是能捡到一元钱，一定给他买盒“大前门”。

一晃多年过去，一切都在改变。爷爷走了，奶奶也走了，我们兄妹都已成家。父亲的病在我那年上学走了之后竟奇迹般地痊愈。这个世界说它快，日子好多时候慢得没有感觉；可是说慢，一转眼工夫，一切又全变了，永远难再回来。只有村中那条小河，河水还是那么的瘦，河床还是那么的宽，幽幽地在古老的土地上无言东去。

诗三首

■牛明领

白露即景(一)

羲皇故都，平原小城。凭栏远眺，乡野风清。田畴熟黄，园林披红。白露清爽，秋意融融。

白露澄清万里秋
田畴煮酒酿丰收
长空雁阵匆忙过
捎片红霞染枝头

白露即景(二)

白露时节，秋色渐浓。龙湖荷花，渐褪残红。翠盖泛绿，一碧万顷。西风嬉闹，馨香频送。美人迟暮，别有风情。

褪尽红装翠盖新
西风着意舞裙裙
残荷依旧知心意
频送秋波亦醉人

小城秋韵

龙湖荷花，诗经有载。古老神奇，多姿多彩。接天映日，馨香入怀。连月浸润，满城香霭。

烟波十里绕龙乡
千顷芙蕖映日光
莲韵荷香长浸润
亭台楼阁亦芬芳